

H

刘学洙著

HOU WENXUE CONG SHU

热肠冷语

人到中年万事切 痴人可爱
戈壁滩上骆驼刺 一计抵万金
润笔之「格」 轻松是一种美
先生孩子后取名 也谈健忘症
自大与自小的错位 岚山抒怀



贵州文学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GUI ZHOU
WENXUE
CONG SHU

热肠冷语

刘学洙 著

贵州文学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龙国义

封面设计 曹琼德

技术设计 施德端

热 肠 冷 语

刘学洙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50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1-03201-7/I·481 定价: 4.20元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惠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气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激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

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的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饿，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狼用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叉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

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话：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挚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

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闇。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需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辍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5.30. 贵阳

序

戴明贤

刘学洙兄是老报人，一生工龄几乎全部属于新闻事业。着意写杂文、随笔、散文一类文字，还是近二年退下一线之后的事。然而一写就顺手，文思泉涌，很快就够结集出版了。我读了全部书稿，发现报界虽少了一员大将，文坛却多了一位好手，大觉欢喜。

杂感——袭用瞿秋白的用法，包括了“文艺性的社会论文”这个大范围内许多不易细划类别的文字——人人爱读。一篇好杂感，读了如酒徒仰脖一杯茅台入喉，芳烈透颊，痛快淋漓。然而饮酒容易酿酒难；经常写杂感甚至更难。酿酒有工艺程序，可以依法批产；文章却得一篇不同于一篇。前几年，我曾贸然应承下一张报纸副刊随笔专栏的差事。当时不知深浅，只想着半月一则千字文，每天能摊上几个字？绝无问题的。上马后方知厉害。最感头疼是选题。自己确有所感者，读者未必有兴趣；众人关心的，自己又未必有值得写出来让人看的见解。于是经常交白卷。一年下来，任务完成不到一半，勉强可看者更不到一半的一半。昨天偶然读到茅盾先生一篇自序，说是以他的经验，随笔一是得题难，二是写得恰好难。大师如是，遑论我辈？而学洙同时在两三张报纸上写专栏文章，却能应付裕如，游刃有余。这是他几十年办报纸、写言论的职业训练换来的，非一日之功，我不能不佩服。

曾有一位办副刊的朋友找我闲聊业务，我说了一个观点：必得是“大才”而“小用”，方能产生副刊上短小而精采的好文章。不论杂文、随笔、小品、袖珍散文等等，概莫能外。理由很浅显：泰森在拳击场中的那一击，蕴藏了全部的素质、体魄、力量和技巧。虽就那么一拳，换个常人去试试看！写得好的杂文，尽管各家风格路数不一样，却有共同之处：选题适时，见解深刻，说理透彻，材料扎实，并且生动引人。而这就要求作者在识见、胆略、学养、技巧等方面皆有相当的造诣。所以好杂文比好诗好小说少。学洙于过多年记者，熟悉社会，洞识世态；又当过多年主笔，于撰写论说性文字受过严格的长期训练；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一代名士的祖父、外祖父熏陶，嗜读成癖，力学不倦；加上天性的正义感与谦和幽默，几方面的素质都好，所以杂感创作一举而成功，是顺理成章的事。

据说杂文界有关于新时期杂文的讨论。我虽不知其详，但以文学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自必随时代而前行，有什么样的现实，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新时期杂文之新，即是新时期社会生活之新。既不应同于半世纪前两个敌对政权并存于中国时期的杂文，首先区分敌我，然后因人立论，对敌人一切抨击之，对自己一切歌颂之。也不应同于此后为了新生共和国的存在和成长而提倡的只写光明、回避阴暗以及废弃所谓“鲁迅笔法”。我以为新时期杂文之新，在于站在“当前我国社会尚处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历史高度，着眼于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一历史目标，而旗帜鲜明地是其是、非其非，扫除阻碍进步的愚昧、落后和阴暗，使国人趋向于“纯洁聪明勇猛向上”（鲁迅语）。瞿秋白评论鲁迅杂感的价值，首先一条就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这正是对中国人民有益的文学所应当永远保持

的本质。杂感作为艺术性的社会论说文体，就更应当是如此。至于所谓“鲁迅笔法”亦即讽刺和曲笔，它们对鲁迅来说，不仅仅出于斗争的需要，也是由于美学的需要。杂文不是新闻报道或群众来信，说清楚事实就行，它是文学，就得遵从“言之无文，行之未远”的规律。要运用一切积极修辞手段，来使文章写得生动新鲜有可读性。讽刺、调侃、幽默、曲笔等等无不包括在内。并且，讽刺的层次极多，比举重运动的量级还多，并非只能专用于敌人。何况，敌人的概念也很广泛而因时变异，在今日中国，种种障碍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弊端，不正是我们的敌人吗。曲笔也是文学创作不可少的手段，它使文章有含蓄、耐回味。我们的老祖宗就已总结出了“做人须直，做文须曲”的规律。毛泽东词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有人嫌批判不够，有美化封建帝王之弊，作者明确回答道：“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呵！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至于认为新时期杂文的特征就是以歌颂光明美好的一面为主，这是忽视了杂文这一文体与生俱来的特定素质，近乎要求杂文接受新闻报道的兼并。有如劝刘易斯改跑马拉松，调华君武去画《开国大典》。这种认为唯报喜不报忧对人民事业才最有益的善良观点，其事与愿违，早已被历史以惨重代价所证明了。学沫熟读鲁迅著作，自觉地遵循着他的好传统。作为杂感作家，始终清醒地正视着现实世界，不回避，不粉饰，坦诚地指出问题，发表见解。如批评那些“口咏其言，行违其道”、光练“唱功”不练“做功”的人；那些绝无原则只知风向，“睡一觉就能够另变一人，和‘从前之我’绝无关系”的新健忘症患者；某些“有时间听套话，没时间听实话”的负责人等等，不仅尖锐明确，而且直署真名，以他的职位和知名度，这

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他不仅有胆识，技巧亦适足副之。社会众生相，有不少常同时为几位十几位杂文作家所选中，写出的文章难免雷同。而学洙却总能写出自己的特色来。比如迷信盛行现象，仅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就见到不知多少篇写此的杂文。有的嘲笑迷信者的愚昧，有的痛斥以迷信施骗的行径，有的疾呼用科学驱散蒙昧。学洙则透过这些表层，引马克思一段话：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接着说：“这段话指的是旧世界。但在脱胎于旧社会而尚未臻于至善至美的我们社会里，马克思的这段名言，我想是没有过时吧。”这就确实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又如焦裕禄治兰考、包公任开封，黎烈文办《自由谈》，也都是杂文中用滥的例子，而学洙在《时间情》中拈出一个新因素——时间，发现使兰考发生根本性转折的焦裕禄在职仅一年多，黎烈文编发鲁迅杂文总数五分之一的副刊才一年又半，包拯任开封府尹也不过年余。这便如一声棒喝，使读者瞿然而惊、憬然而悟：时间竟真有恁大弹性，对于实干家和空谈家竟是这样有情和无情。这类好文字集内甚多，不胜例举。冷隽下跃动着火热的赤诚。

学洙本人的幽默感，在文字中有所流露。如《先生孩子后取名》中说：“恐怕世间少有先取美名，才‘依着葫芦画瓢’，让爱妻照此怀胎的。”这照此怀胎四字，令我忍俊不禁。但从全部作品看，可惜这种幽默感反映得还少了些。幽默是睿智者的微笑，不是浅薄者耍贫嘴；它只能使杂文更隽永不会损伤思想的锋刃已。也许是写报纸言论的职业习惯还在发挥作用，使他常常忘了自，喜欢的“轻松之美”吧。

引学洙发生杂感的，不限于社会政治性问题，还有文化、生

活、史籍等范围的种种大事小事，因而他的杂感集显得丰富多姿，亲切有味。他读书多而杂，涉猎甚广，从集中文章可以窥见。多读杂览不难；能把读得的东西驱入笔下为我所用，使文章有较大信息量、知识性，而又自然熨贴，涉笔成趣，可就看者容易做者难了。只要想想充斥于报刊的许多杂文，虽也旁征博取，但现蒸热卖、仓容寒酸的窘态可掬，便可了然。

学洙的散文与杂感同一品质：真诚、实在和质朴，深挚的感情蕴含在平淡的叙说之中。这正是他本人的性格的流露。他的机敏而不逞露锋芒，宽厚而不模糊界限，给我印象很深。有一位知他甚稔的青年曾对我说，刘老师是既练达又有童心，有时甚至到了天真的程度，非常可爱。这话说得很准确。以这种性情发杂感，杂感也自然可爱。他用兰姆的话赠给退休者：“人生劳役，斯已尽矣。……从今往后，我的余年将属于我自己了。”学洙虽未退休，但离开了最忙碌的“一线”，我也把这句话转赠他，祝福他用已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笔，写出更进一层境界的文字来。

我对刘学洙兄和他的文章，只有肤浅的直感，所说多是隔靴搔痒，真想了解其人其文，还请读者诸君翻过此页，细读正文。

壬申除夕爆竹声中钞竟

目 录

昨日风景

化作芳香泥土·····	(3)
姐姐·····	(6)
儿时的梦·····	(12)
记普陀山二寺院·····	(16)
品尝虹鳟鱼·····	(19)
访邓拓故居·····	(21)
《新黔日报》一则史料·····	(25)
难忘的随行采访·····	(32)
师爱·····	(36)
我瞥见了信息社会·····	(38)
东京真土小学半日·····	(42)
暮云深处访山本·····	(46)
岚山抒怀·····	(50)

半野闲笔

老马与小马·····	(55)
------------	------

痴人可爱.....	(57)
漫话《郑板桥判牒》.....	(59)
唱功与做功.....	(63)
时间情.....	(66)
读报杂感.....	(69)
真情之美.....	(71)
戈壁滩上骆驼刺.....	(73)
宿命论为何沉渣泛起.....	(76)
附录：宿命论的沉渣泛起 刘金.....	(78)
冰心忆对联.....	(80)
玩乐也不易.....	(83)
家乡风味的魅力.....	(85)
读点闲书.....	(87)
有时间听套话，没时间听实话.....	(89)
“一句话具有一颗心”.....	(91)
旧吏私语.....	(93)
不同史笔下的李端棻.....	(95)
退休者.....	(97)
碑.....	(99)
“动口”未必皆君子.....	(101)
一面陈年旧镜.....	(103)
书缘.....	(107)
附录：《中国新诗选》，我将你归还主人 张万明.....	(109)
润笔之“格”.....	(111)
轻松是一种美.....	(113)
“先生孩子后取名”.....	(115)

遥想当年阵容	(117)
也谈健忘症	(119)
名实之间	(121)
在时间面前	(123)
千姿百态尽风流	(125)
一计抵万金	(127)
孔子令门人言志	(129)
也谈滕子京重修岳阳楼	(131)
豁达	(133)
读《载湉之死》	(135)
自大与自小的错位	(137)
何处无何阳	(139)
“灵魂的一大补剂”	(141)
元晖卖官及其他	(143)
关于读史的通信	(145)
“仰止堂”与“数蚊子”	(147)
从恃才到恃财	(150)
“不说白不说”	(152)
盛世何妨听危言	(154)

门外偶拾

血火文章意不平	(159)
宽松声中的陌生来客	(163)
两位散文家的晚期散文	(165)
《花溪水的性格》序	(171)

心灵的游记	(174)
读《黔灵夜话》	(177)
《黔边行·寻访长征路》序	(180)
《变革时代的热点问题》序	(184)
杂文的艰辛命运（《萤窗杂感录》序）	(186)

昨日风景